

目 录

革命烈士花喜露·····	铁 汉
避难营口见闻录·····	金桐邨
老北风简介·····	于跃东
辛亥万福起义·····	张占东
熊岳农民反清丈斗争始末·····	辛雅风
伪满盖平的学生运动·····	徐维新
营口义和团的兴起·····	史 忠
田庄台义和团运动·····	郝 勋
三打大石桥·····	贾连生口述 何星民整理
难忘的回忆·····	卢明德撰稿 何星民整理
独三师就歼记·····	袁景林
王晓岚与《余生诗集》·····	鹤阳邨夫
张作霖在高坎·····	张 晏
张作霖为干娘立碑·····	张 晏
日本帝国主义在盖县的毒化政策 ·····	叶剑忠遗稿
楞严禅寺·····	闻 石

革命烈士花喜露

铁 汉

四十多年前，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挣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在奉天（今称沈阳）、盖县，有一位热血方刚、才华横溢的满族青年，满怀爱国热忱，以笔作刀枪，率领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与嗜血成性的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就是共产党员、南满左翼作家花喜露。

走上革命的道路

花喜露，字灵莎，曾用笔名田资、黑田资夫、山川草草、王贻。一九一二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辽宁省盖县熊岳城南孤家子村一个贫苦的满族农民家庭里。母亲是位朴实勤劳而又刚强的农家妇女，这对喜露形成刚毅耿直的性格、热爱祖国的高尚品质，有着深刻的影响。

花喜露自幼聪明伶俐，刻苦读书，画得一手好画，村里人无不喜欢。一九三二年，考入海城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读书两年，他读遍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进步作品，也涉猎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名著，使他开阔了眼界，萌发了革命的思想。他酷爱鲁迅的作品，尤为尊崇这位“以笔作匕首、投枪”的伟大作家。他深深钦佩鲁迅弃医从文，用自己的笔向反动黑暗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的战斗精神。他说：“我要

救国救民，也要用笔杆子去进行战斗。”

师范毕业后，花喜露被分配到盖县归州国民优级小学校教书。一九三五年春，他担任高小一年级级任老师。发现班里有名叫石岱宗（现名卞和之）的学生，与众不同，隐约流露出对当局不满的情绪，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天，石岱宗在课堂上画了一面当时的中国国旗，花老师便将他叫到宿舍里，亲切地同他交谈。幼稚的石岱宗从日本小孩欺侮中国小孩，讲到亡国的痛苦。花老师开导他说：“仇恨不能集中到日本孩子身上，罪过不在他们。”启发他要想祖国独立自主，必须驱逐日本侵略者的道理。从此，师生俩结下了深深的友情。花老师又把自己读过的鲁迅、巴金、张天翼等人的作品给他看，启发他的爱国主义觉悟。埋藏在石岱宗心灵里的爱国仇敌的种子渐渐发了芽，他很快成长起来了。

花喜露非常注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教他们爱祖国仇敌人。他常给学生讲爱国诗人屈原、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讲林则徐，也讲他自己写的作品。有篇作品《蟹的危机》，暗喻日本侵略者罪恶满盈，象螃蟹一样横行不了几时了。还有一篇《家乡变成异邦》的文章，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压榨、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学生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他编了一首《朝会歌》，学生们天天唱：

朝霞灿烂，一朵太阳红。
光华雄浑照碧空，雾色镇川原。
川原形势雄，龙蟠虎踞无终穷。
请看我山河，山河春光宠；
请问我责任，责任真綦重。

用我好身手，趁此晨光熊，

砥砺磨砢，使我精力充。

他日破浪趁长风，宇宙任驰骋。

好友、好友莫等闲，一刻千金重！

这首歌象熊熊的火炬，引导学生们勃然而起，无限热爱祖国的锦绣河山，对敌人充满了仇恨；象一把钥匙打开了学生的心灵，深知青年人的重大责任。

在花老师的热心教育下，一大批学生，有刘永良、张继宽、孔庆举、穆玉奇等，渐渐成熟了。这些学生在花老师带动指导下，在学校的山墙上，办起了校刊。第一期起名《春风》；第二期唤《秋潮》。校刊由花喜露主编。师生们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刊登在校刊上。后来校刊又改为三十二开的油印本，取名《飞浪》。小小校刊培育了一批具有文艺才干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

一九三六年，花喜露同几个进步学生成立了L·S（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外称“灵莎文学研究社”。灵莎是花喜露的笔名。

这年夏季的一天，花喜露和王夕澄等一行五人，登上了盖县城北的双顶山。他们来到这荒山野岭，是为了躲避日本特务和汉奸的监视，商讨有关办同仁刊物的事。

花喜露说：“要唤起东北青年的觉醒，文艺宣传是个好工具，但现在公开在报纸、杂志上宣传抗日很困难，因此只有搞地下斗争，出版同仁刊物，在我们的朋友、学生中间散发。”

花喜露的看法和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一）办起《行行》同仁刊物。规定同仁之

间以单线联系，发展反满抗日秘密组织。（二）《行行》、同仁宗旨是：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三）由花喜露任主编，同仁写稿，油印成十六开本。

（四）刊物编辑部兼文艺团体的活动所在地设在花喜露教书的盖县归州小学里。热心的花喜露为同仁们起了一个个的笔名：赤婴（刘永良）、殷拳（张吉宽）、立徘（卞和之）、田丹（王丹群）……

刊物很快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活跃。到了一九四〇年初，它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盖县，扩大到本溪、营口、复州湾和哈尔滨、双城。它的成员已达三十余人。这时，经花喜露与友人商定，在《营口新报》副刊上办起《星火》文艺副刊。担任主编的花喜露在《发刊词》上，申明了《星火》面向的读者：“《星火》是为人民开花的，不是为任何人插花的。期望其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子、老妇和壮汉。”《星火》每月两期。它以犀利的文笔、鲜明的立场、强烈的爱国思想震撼着读者的心，它象一道闪电划破敌伪统治的沉沉暗夜，给人以希望。田赉（花喜露笔名）在《星火》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在南满产生了很大影响。星星之火，越烧越旺。《星火》哺育了一批青年学生、工人、店员，他们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惜《星火》仅出了二十多期，由于《营口新报》副刊主编王××（国民党营口县地下党书记长）以“不许宣传赤化”为由停刊了。花喜露写了一篇杂文《抒愤懑》，作为结束语，猛烈地抨击了《星火》的反对者。

新的战斗岗位

一九四一年初冬，花喜露经同乡老同学王耀纪（即田

琛)介绍,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领导的“东北青年救亡会”调任沈阳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原来,早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花喜露还在家乡任小学教员的时候,他留学日本东京的该时同学王耀纪,就参加以中共党员为骨干、以东北籍青年学生为主的秘密地下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一九四〇年,东北成立“东北青年救亡会”,受中共中央地方分局领导。日本东京地下组织的成员,受命回国东北的沈阳和长春等地,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王耀纪经常回乡,看到充满革命热情,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花喜露,就介绍他参加了“东北青年救亡会”。组织调花喜露到沈阳工作。接头的领导原来也是同乡兼同学由志岸(即侯浴)、贾玉冈。两位新领导交给花喜露的任务是:隐蔽下来,搜集情报。掩护职业是凌云街公所雇员,容易接触工人和平民百姓,便于调查研究。主要活动范围是:沈阳大东边门外一带。因为这里是日军在东北的重要军工生产基地,奉天造兵所(兵工厂)、满洲飞行株式会社(飞机制造工厂)都在这一带。

花喜露在沈阳定居下来了。他住在小南门附近一个破旧院落里,居室横竖只有五步远,且阴暗潮湿。苦惯了的花喜露给自己的卧室起了个雅号:“五步斋”,他自己成了“五步斋主”了。他每天天色微明起床,走到大东门外的小饭铺吃早饭,天天是单调的混合面煎饼。然后夹杂在去造兵所、“满飞”上班工人的人流中,赶往凌云街公所去上班。后来党组织派地工人员姜毅以学徒身份,打进了“满洲飞行株式会社”,目的弄清敌人制造飞机的型号、性能和产量。这时,细心的花喜露也和奉天造兵所的工人交上了朋友,在工

人师傅的帮助下，他对日军军工生产情况和职工的动向，认真地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及时报给了上级。由于花喜露搞到的情报起到重要作用，关东军惊慌失措，惊呼道：“间谍大大的有！”可惜，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间谍”竟然是一名文人花喜露。

一九四三年夏，根据革命工作需要，经组织批准花喜露与田丹同志在沈阳结婚了。开始住在“五步斋”里，后来为了工作党组织将他俩搬到小东门外，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的一天，是花喜露一生中光荣而难忘的日子，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就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四月二十八日，住在“五步斋”的姜毅大清早就跑来报告，他的邻居、同学任国祥昨夜被特务抓走了。花喜露虽然已搬出了“五步斋”，但床下还堆放着书籍，得马上去清理。

任国祥的突然被捕，使花喜露忆起两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从本溪来沈阳的“朋友”孟方平，突然找到花喜露，劝他脱离这场危险的斗争，变节去当官。花喜露翻了脸，严厉地训斥道：

“有的人是没灵魂的行尸，有的人连行尸都不如，简直是混蛋！因为他不想做人！”

“我是人民大众的伙计，不愿意当官做老爷。”

孟方平尴尬地溜走了。

花喜露今天想起这件事来，不由得失悔当时自己不该盲目接触这个人，更不应处理那么鲁莽，缺乏斗争策略，说不定会受这个人的害。

这时，地下党组织也获悉：花喜露的一个学生近日被捕了。

顿时，形势更加紧张起来。为了不给敌人留下疑点，花喜露随即跑到“五步斋”清理书刊，抓紧时间烧的烧，埋的埋。最后只留下一本《新经济大纲》，这本书他正在看，顺手放在褥子底下。

四月二十八日，是个黑暗的夜。九点刚过，响起了一急促的敲门声。以查户口为名，进来八、九个面目狰狞的人，有几个说的是中国话，但认得出，他们是日本人。

特务们气势汹汹地把屋里物品翻个底朝上。《新经济大纲》被搜去了，还搜出一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花喜露的失误造成的。日本特务如获至宝：“啊、马克思！”

花喜露年轻的妻子田丹拖着刚诞生十四天的女儿，无法和丈夫说话，他和她用目光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神色，花喜露仍然十分沉着。

折腾到午夜，特务们把花喜露带走了。

钢筋铁骨斗凶敌

在北陵的西北角，是关东军的飞机厂和狼狗圈。就在这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的地方附近，有一座杀人魔窟——日本特务监押抗日志士的秘密监狱。

特务们用黑布蒙着花喜露的眼睛，汽车左拐右拐，最后开进了这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地狱。

每到夜晚，地狱里便开始了罪恶的刑讯，叫骂声、鞭打声、惨叫声，还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从许许多多交织的声音中，花喜露了解到，这座地狱里，监禁着

中国、朝鲜还有日本的革命者、爱国者。

日本特务阴险毒辣，但也不甚高明，话里话外，花喜露得到被捕的起因：到底是软骨头的孟方平把他出卖了。

特务们捕来花喜露，如获至宝。在他们看来，只要用酷刑，就能迫使花喜露讲出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攻破了一点，中共南满的地下组织就可能一网打尽。

审讯一场接着一场……

“花的，说，谁是你的同党？”

花喜露昂首挺胸“东北三千万同胞，都是我的朋友！”

“你是共产党！”敌人声嘶力竭地喊。花喜露安静地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不是什么党，我是中国人。”

“你的领导人是谁？”

花喜露鄙视了对方一眼，冷笑道：我是中国人，爱国不用领导！”

“你不说，我们照样可以定你的罪！”

花喜露愤怒了，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历数了日寇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最后说：“有罪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历史终将会做出最后的判决！你们可以绞死我花喜露，但是你们迟早要被中国人民送上断头台！”

日本特务怒吼了，他们用皮鞭把花喜露打的遍体鳞伤，几次昏厥过去。

和花喜露住一个监房的是个朝鲜人。他俩语言不通，靠打手势、写字和眼色互相交心。原来他打的也是共产党的官司。朝鲜难友为他揉擦伤口，全身上下也不知揉了多少遍。朝鲜难友喂他水、喂他饭。用手势鼓励他，要吃，要喝，要活下去！

伤渐渐养好了。花喜露预料到另一场斗争必将更残酷。六月一日，他用一小块铅笔头在狱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慷慨赴囚虏，
挺身担大刑，
愿将新血肉，
烈烈试贞情。

面对铁骨铮铮的花喜露，特务们看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谄笑着请他到会客厅“恳谈”，梦想诱骗他在悔过书上签字。

“花的，你签字，不再反对大日本帝国，我们放你回家！”

花喜露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花招和险恶用心，鄙夷地说：“宁肯放弃生命，绝不改变主张。”

花喜露回到牢房，写下了他一生中有名的诗篇：《我是王》：

我是王！
端坐在恶魔的监牢，
饥寒毒打全都不关我的痛痒，
你们卑鄙毒狼，
不用趾高气扬，
我知道：
在这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
我是王，
把生命发出万道光，
毁掉这恶牢的万道墙，
跳到大路的当尖！

要活我就要主张，
死也死在主张上

.....

贼心不死的日本特务，最后一招是“摆宴”招待花喜露。

“花先生，我们今天诚心诚意想同你谈谈心，请用苹果……”

“啪”花喜露抓起苹果朝日本特务打了过去，愤怒地说：“苹果，是我们家乡的，谁用你们送！”

敌人恼羞成怒，又施酷刑了。皮鞭、杠子、凉水、电刑……

一九四四年隆冬季节，敌人把花喜露转押到奉天第一监狱。这时，他已全身浮肿，严重脱水，高烧得奄奄一息了。

病监里有个王大夫，也是个关押的犯人。他背着日本医生，给花喜露治疗、用药。在他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花喜露转危为安了。

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里的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混合在一起。每个监房里都由重刑犯人做“炕头”。所谓“炕头”就是看守的代理人。这些人常敲诈勒索、申斥和殴打难友。十一号室的“炕头”是个身高力大的蒙古族汉子。这个人脾气暴躁，常常打骂难友，但他却打心眼里钦佩花喜露，常竖起大拇指说：“老花是一等的中国人！”他对花喜露毕恭毕敬，逢到想打人的时候，只要花喜露看他一眼，他就只好做罢了。

不久，十一号室又押进一名政治犯，瘦骨嶙峋，发着高烧。花喜露给他喂水喂饭时，认出来了，是铁汉！

铁汉审视了半天，突然瞪大了眼睛，他也认出花喜露了！这不正是我找了两年多的田贵吗！他悲喜交加，眼含热泪，唤了一声：

“花老师！”

花喜露还象以前那样温和地微笑着，劝慰他说：

“一定要多吃点东西，我们要活下去！活下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懂吗？”

两个人铺挨铺、头对头。花喜露给他讲《大众哲学》和一些革命道理，鼓舞铁汉坚强地斗争下去。在花喜露的细心护理下，铁汉的伤也渐渐好转了。

花喜露把自己写的二、三十首新旧体诗给铁汉看。有一首写道：

夜半灯昏人独醒，

幽思忽得圣贤心，

铁窗争禁横流志，

独步人间有所亲。

铁汉读后，心潮澎湃，感叹不已，也和了一首诗：

九死一生喜逢君，

铁窗难锁壮士心。

高山流水今犹昔，

愿与我师有所亲。

花喜露看后，宽厚地微笑着，轻轻摇摇头说：“你为什么把壮士心仅仅放到个人的感情上？仅仅放在你我之间呢？你不只要亲我，更要亲那些劳苦大众呀！”

不巧，他俩的行动引起了看守的注意，看守怒喝道：“你们在干什么？”

花喜露沉着冷静，机警地拿起他早已画好的梅花，说：“随便画张画。”

“咣当”一声门开了，看守走进来。一看果然是一幅一幅梅花，骂了声：“蹲监狱还他妈的有心画画！”悻悻地走了。

浩气长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沈阳。花喜露在难友们的搀扶下，走出了奉天第一监狱。

由志库、贾玉冈等地下党负责同志立刻送他到小河沿医院治疗。确诊是结核性腹膜炎，病已到了晚期。不久，潘汉年同志来到沈阳工作，闻讯后立即拿出从后方带来的最好消炎药。地下党组织也投入了紧张的抢救活动。

不料，沈阳的形势急剧恶化，花喜露被迫出院。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铁血锄奸团”特务们鬼鬼祟祟在花家四周监视，切断外界对花家的支援，妄图置花喜露于死地。

花喜露的病情越来越恶化，经济来源也断绝了。尽管如此，他并没放弃一切斗争的机会，忍着重病痛苦的折磨，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毅然地拿起了笔。他侧身病床上，手颤抖着，额上渗出了大滴的汗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如火的诗歌和散文：《不，先不要放下武器！》、《人民是正直的》、《你们的和我们的》、《他们的钱是谁的》、《任务试谈》、《人·盗匪·野兽》、《我怎样在活着》、《呼唤》……这些犹如投枪、匕首的战斗诗文，后来大部分发表在鲁企凤主编的《文化导报》上。

北方的冬天来临了。寒气逼人，北风怒吼。

沈阳城又陷入了国民党的残酷统治，逮捕、屠杀……全

城笼罩在一片阴森的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斗争的需要，潘汉年调关内去了，地下党的同志也大部分撤走了。花喜露病情严重，无法走动，只好留了下来。由志库、贾玉冈离沈前夕，到花喜露家和他告别。三个战友恋恋不舍，谈呀谈，谈了一夜。由、贾二人向花喜露传达了党中央对全国内战和东北形势的分析，要花喜露安心养病，等待迎接最后胜利的一天。

翌日清晨，花喜露支撑着病体，顽强地爬起来，要送同甘共苦的战友和领导人上路。由、贾两人好说歹说，才算勉强把他劝住了。两人深情地说：

“放心，不久我们就会回来的！”

“千万要多多保重！”

三个人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三日上午九时，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作家花喜露同志，终因在狱中酷刑的摧残过重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四岁！

花喜露同志，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但他那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炽热的革命热情，崇高的革命品质，却象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前进的征程，指引着后来人沿着胜利的道路向前，永远向前！

避难营口见闻录

金桐邨

一九三二年（伪满大同元年），在沈阳谨守民族态度的人士，今天听到某人被捕灌凉水啦，明天听到某人被宪兵队捉去弄死啦，真是人人自危，日坐愁城。一听汽驴子响就心惊胆颤，害怕身遭不测。在沦陷区的人为求死里逃生，各自想着办法。于是，我携眷赴营口，投奔伪营口警察厅长白铭镇。到营口后住在辽河沿大陆饭店（前辽宁省警务长孙旭昌胞兄孙品三所营）。次日谒见白厅长，他问我做什么来啦？我没回答。他又说：“你要是爱国，我白厅长不拦挡，赠送你一百元钱，候日本人检查过了，送你上轮船，保证安全到中国（关内）。我叫日本人给困住了，走不了啦。别人爱国我要拦挡，岂不是冷血动物！凡由营口出去的爱国人士，来投奔我，都是这么办的。你要想做事大可不必啦，不是我不给介绍，干上就苦啦！憋老气啦！”我回答：临动身时母亲说，到营口后或走或留，由白二叔给拿主意。白厅长又问：“那么你为什么到营口来呢？”我回答：在沈阳害怕遭难。白厅长说：“你逃难来啦，好办。在警察厅附近给你租两间房子先住下，早晚过来好说话。”我说：谢谢二叔，就这么办吧。于是在营口住下来，听到了关于老北风绑架英人费斯开陆的经过情形。

老北风，不知何许人也。率部下五百余众，盘踞在营口县田庄台以北及盘山县一带。站在敌伪的立场看，他是匪帮

的匪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他是抗日游击队伍，采取“你来我就漫散，你走我就真干”的办法，同日伪军周旋。老北风想袭击日本火车站和守备队驻在所，苦于枪械不整齐、子弹不充足。一九三二年夏天，老北风带领少数部下来到营口郊外，发现两名英国人，穿戴很绅士，象是贵族。老北风将其中的一名女士捕获，带回“底窖”（行话，即营地）。内中有会英语的部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英国女士回答：“我是营口普济医院院长费大夫之女，名叫费斯开陆。那同行的男子叫魏尼斯，是营口远来盛洋行主人。”老北风知是英商富豪，安慰她说：“你不必惊慌，屈尊几天，绝不错待。想吃什么，依照贵国的习惯。”

至晚，费斯开陆未归，普济医院与远来盛洋行一同向英帝国驻牛庄领事馆报告，并向伪辽河地区警备司令部、伪营口警察厅、伪海边警察队、营口日本宪兵队、伪营口县警察局、伪军警联合检查处报告，请求追寻。乱了两天不见人归。到第三日早，普济医院与远来盛洋行同时接到英文信件，内云：“费小姐现在老北风底窖为质，绝不虐待，依照贵国习俗供给饮食。如欲要人，需备好一千支步枪（带子弹十万发）、五百支手枪（带子弹五万发）、轻机枪五十支、重机枪二十挺，全要新的，送到盘山县王麻子沟交货。验收后，必将人质安全送回营口。如欲动武，必定扯票（行话，即杀死人质），请发兵来战，且看谁胜谁负？王麻子沟老北风启。”

费大夫得着实信，遂同魏尼斯持信到英国驻牛庄领事馆报告：“今天见信，人有着落，叫盘山县匪首老北风绑架走，要军火勒索。请领事向日满方面交涉要人，务必安全救

回入票。”英国领事正式出面，向伪辽河地区警备司令部、日本宪兵队、营口警察厅等交涉，并向英国本土政府和世界各大埠发出函电百余份，宣布日本罪状，云：“日本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制造伪满洲国，扰乱秩序，造成胡匪世界，侵害英国商民居住安全。英国商民在中国数十年并没有被胡匪架走勒索之事……”此后，各处英国领事、新加坡英国总督纷纷通电向日本问罪，英国驻日本国大使向日本政府要人。营口伪辽河警备司令汉奸王殿忠（原军阀张宗昌旧部，解放后被镇压）召集伪营口警察厅厅长白铭镇、伪海边警察队队长海军大佐宫部光利、日本营口宪兵队队长岗本忠雄、伪辽河水上游警局长谷竹次郎和副局长博占文、营口县长杨晋源、营口县警察局长兼营口军警检查处长李金声等，在伪辽河地区警备司令部开会想办法。王殿忠说：“匪首老北风绑英国人票一名，以军火勒索。这件事怎么办？”大多数敌伪官吏面面相觑，一筹莫展。用兵征剿，怕老北风扯票；想赎票，那来的大宗军火？不剿不赎，英国官方不让，英国领事紧追救人，这可怎么办？商量结果，派李金声北上，到奉天伪军管区司令部、长春伪新京治安部请示办法。伪治安部派谢介藩、伪军管区司令部派日本宪兵队特务董石岗，同李金声一起到磐山县王麻子沟见老北风，带了不少礼物（行话叫“过小项”）。三名伪官到王麻子外围防线，遇老北风部下上前投检，没有发现武器，问道：“做什么的？”李金声答：“是官方派员，会见北风当家的。”老北风部下派人向里传达。少时即有人出来迎接。经过几道卡子，进了王麻子沟一家民房，与老北风会面。李金声介绍说：“本人是营口县警察局长，这两位是满洲国治安部谢部附和奉天日本宪兵队董石